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尊 飛錫羅漢

寶志尊者，本姓朱氏，不知何許人。少年出家，止道林寺，從悟玄比丘修禪習定。悟玄比丘謂曰：「即入叢林，當知解脫。」問曰：「解脫有幾？」比丘曰：「解脫有八：一是觀內有色，外亦觀色解脫；二是觀內無色，外亦觀色解脫；三是內外諸解脫；四是空無邊處解脫；五是識無邊處解脫；六是無所處解脫；七是非非想處解脫；八是滅受想定解脫。能知數者解脫，則修習有所待循矣。」尊者問曰：「何謂五戒？」比丘曰：「不淫一也；不盜二也；不殺三也；不妄四也；不飲五也。弟子受此五戒，則周旋中規，折旋中矩，分毫不敢違犯。」有詩為證：

八解脫詩：

解脫修持戒妄機，色空內外想無非。能於數者知提醒，見性明心上乘師。

五受戒詩：

殺淫妄盜飲流連，五者如來有戒言。遵了沙門嚴約束，從容得道上西天。

尊者曰：「解脫受戒則吾既得聞命矣，請問六根六塵條目何在？」比丘曰：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六者謂之六根。色塵、聲塵、香塵、味塵、觸塵、法塵六者謂之六塵。子既問及於此，毋謂細故，先斬斷其根，次脫去其塵，則修持證悟無不了了矣。」尊者曰：「坐禪要術可得聞欵？」比丘曰：「坐禪之法，須於閉靜處厚敷坐物，跏趺而坐。先以左足壓右足，次以右足安左足；左掌安右掌，次以兩手大拇指面相住；正身端坐，不得左偏右側，前躬後仰；令腰脊頤，頂骨節相住，狀如浮屠，又不得聳身太過，令人氣急不安，務要耳與肩對，鼻與臍對；舌住上腭，唇齒相著；目須微開，免致昏眊。若得定氣，其力最勝。」

領了塵根問坐禪，清規要求為君言。

足安左右身端坐，氣息調和失妄緣。

尊者得了修持大要，即高師出外遊方。居止無常，飲食無定，飄泊數年，發長數寸，不資履屐，徒跣足而行，手中執一錫杖，杖頭環或掛剪尺銅鑿，或掛數尺繒帛。聲聲不輒彌陀，念念勤人為善。雖旬日不食，亦面無饑容。或長篇短篇歌，或為五言七言吟，歌吟中詞語歷歷皆未來識記士庶先以其跣足漂蓬，不甚著意，及聞其歌吟古雅，識記不誣，始敬事之，知其為笑傲煙霞、方外不羈之士。有詩為證：

徒跣而行錫杖持，鑿銅剪尺帛繒隨。

歌吟詞內多遺識，士庶寅恭異昔時。

士庶既翕然敬事尊者，維持世道君子一則恐其叛正，一則恐其生非，極力排之，又上章疏彈劾之。梁武帝素稱好佛，此時亦鉗於正議，謂尊者邪說誣民，左道亂眾，捕下建康獄中。尊者不為辯，服法受治械。獄中數年，人有見其時常在市提化者，詞控有司。有司曰：「惑眾僧予心痛惡，嚴拘錮禁，安有在市上之理？」試檢獄中，尊者安坐如故。未兒，市中人俱上執結，云：「志公僧逐日街心勸緣提化。」有司親行按驗，止見尊者正在獄中坐禪習定，詢問同拘囚犯，對曰：「此僧自晨至夕，非誦經文即跏趺坐禪，無時無息不在獄中居住。」有司曰：「人言誤也，或相貌同也。」命獄卒械之、鉗之。次日，卿士大夫來見曰：「志公僧超悟性靈，證果得道僧也。公所拘者，形也，非神也。昨日抵某等家持疏提化，某施若干，某施若干，鑿鑿俱有證驗，市人執結不誣也。」有司曰：「昨命獄卒嚴為械鉗，今聞諸公復有是言，則無疑之，衷不得不投杼矣。今日攜諸公同至獄中一檢何如？」尊者見卿士大夫同來檢獄，脫下械鉗，不覺大言曰：「昨日承諸公提緣施予，容貧僧結緣日再來領受。」有司此時始信此僧修持得道，能幻形脫化，當為豁釋。有詩為證：

梁武拘提下獄中，市心募化有形蹤。

械鉗不足為身累，當為條陳疏一封。

尊者自建元中械獄至武皇晏駕，拘禁亦自有年。及高帝即位，建康有司為彼條奏一本云：「志公得道，能幻形脫化，非平常一等僧人，合行豁釋，請旨欽裁。」高帝覽表，即下詔曰：「志公跡拘塵垢，神通冥敘，水火不能焦濡，蛇虎不能侵害，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。仰建康有司即為豁釋。自今已後，聽其自居止。」有司得了明詔，獄中取出尊者，賜以衣食，慰問再三，聽其居止。有詩為證：

高帝承乾閱奏章，志公械禁非受殃。

虎蛇水火無能害，釋放須臾聽主張。

高帝下詔放了志公，復詔建康有司送得道志公進京，備左右顧問。志公緣此得面君謝罪。高帝下闕接見志公，待為上賓，賜坐，從容講談釋道，自執弟子禮。左右侍臣，以國師稱之。一日，帝問尊者云：「弟子一日萬幾，方寸內不能無擾無疑，多擾則煩，多疑則惑，莫說明心向佛，只此煩惑二字，何以治之？」尊者對曰：「陛下欲去煩惑，惟在十二，知此十二，則煩惱搖惑舉不足為聖哀累矣。」尊者但渾言十二，未曾析言十二之實，高帝又不知復請，此十二所以終未解也。後世有識者曰：「志公當年答高帝十二乃釋家十二因緣，治惑藥也。」未知是否，有詩為證：

志公詣闕謝天恩，賜坐從容講佛言。

拜問國師煩惑藥，渾言十二可安全。

尊者久從高帝左右，講經問道，高帝欲另為尊者創建僧院，志公上表辭曰：「國家宜與民清靜，不宜多事擾之，繕興土木則勞民傷財矣。大凡為佛，只在新性新心，豈在新庵新寺，容臣居止仍舊貫定矣，毋勞另為創建。」高帝愈賢之。日，高帝問曰：「統觀今日之域中，盡是我家之天下，四處名山，何者可國師之意？」尊者曰：「舒州潛山景色最稱奇絕。而山麓迤勝，」時高帝亦敬禮白鶴道人，道人聞志公欲居止潛山，即對帝奏曰：「此山臣圖之久矣，但義在輦轂，不敢辭去耳。」帝笑曰：「一奇絕潛山，二卿所見皆同。異日，朕當分處。有詩為證：

潛山景色最稱奇，可為高人駐足祠。

僧道二家均有取，高皇大笑莫相持。

齊高帝天監六年，志公上表辭君，欲往潛山居止。白鶴道人亦上表辭君，欲往潛山修煉。帝曰：「寡人山一不能裁處二卿，今二卿見同，平日所且美通皆同，寡人面前不必議論相持，今日各盡所長，但以物識其地，得者居之。」道人曰：「某以鶴止處為記。」志公曰：「某以錫卓處為記。」帝曰：「物所止即居所止，二人無異言，寡人自當畫一也。」二人拜首曰：「誠如聖論。」本日道人之鶴振羽而飛，將至潛山之麓，忽聞空中錫聲真，鶴遂驚止他所，而錫遂卓於山麓。二人始得遵先以，各從其所識之物築室。有詩為證：

白鶴翱翔至寶山，一聲飛錫鶴驚□。

勝中惟卓禪師錫，先人之言建塔□。

志公在山麓聚徒演教數年。高帝有詔，則一乘錫一跨鶴，趨陪闕下。閒居無事，則一人明心見性，一人修身煉性，各在山中自精法術。高帝十三年冬，志公密謂門人曰：「菩薩住持多年，將捨此而去矣。」門人來之信。越旬日，志公果端坐山中而化，遍身香軟如生，高帝詔厚葬之。

山麓明心已數年，靈通菩薩滿修緣。